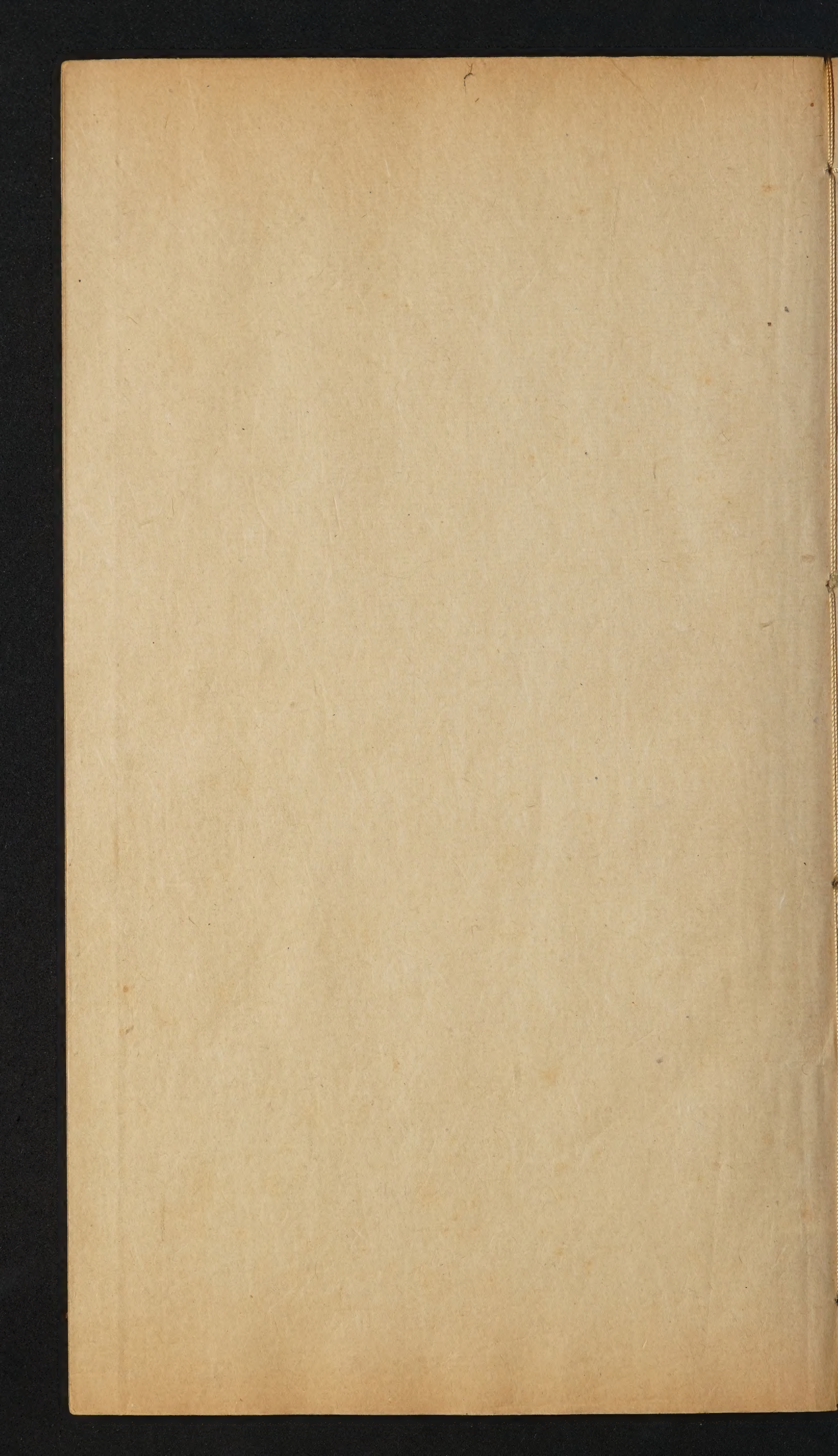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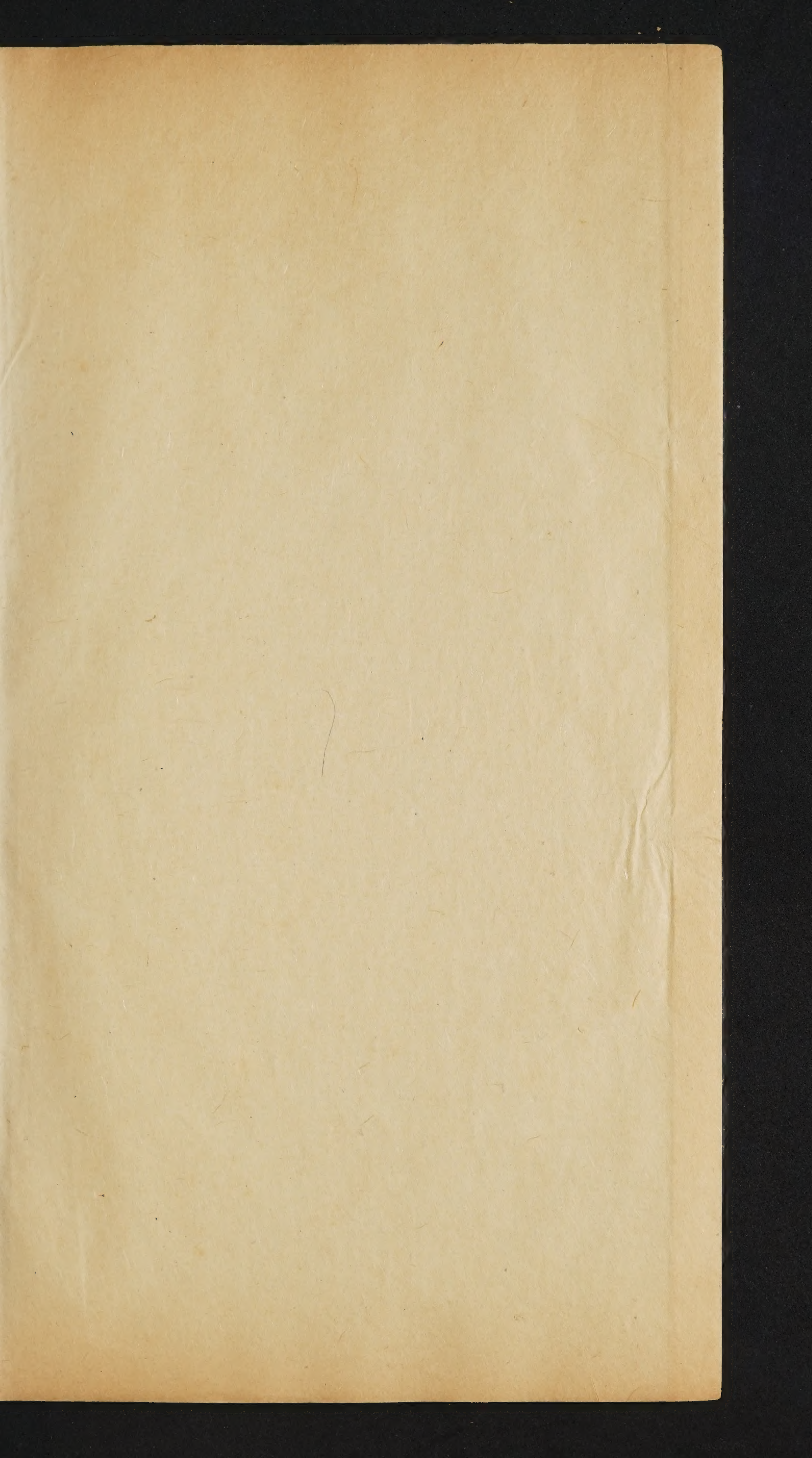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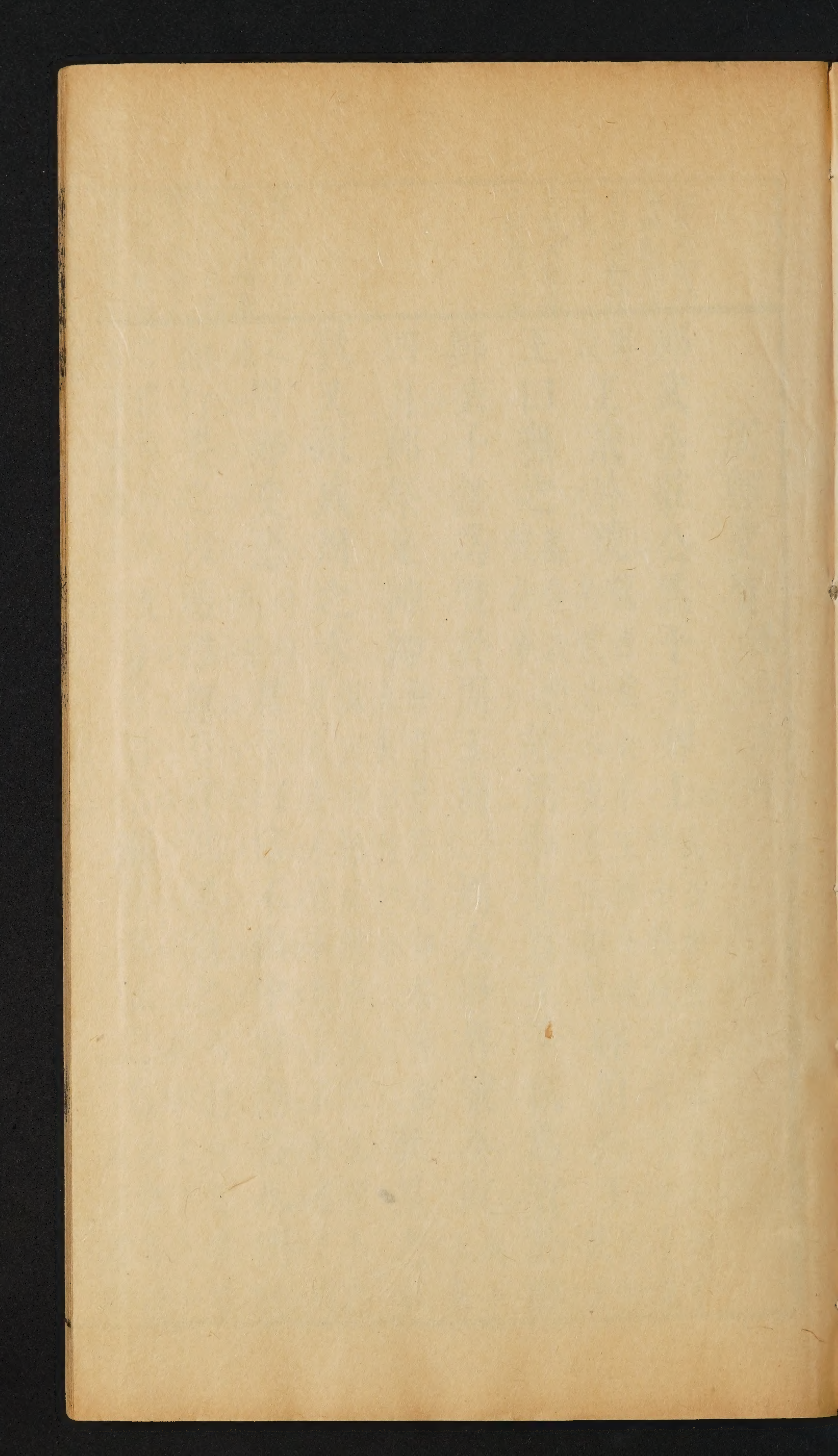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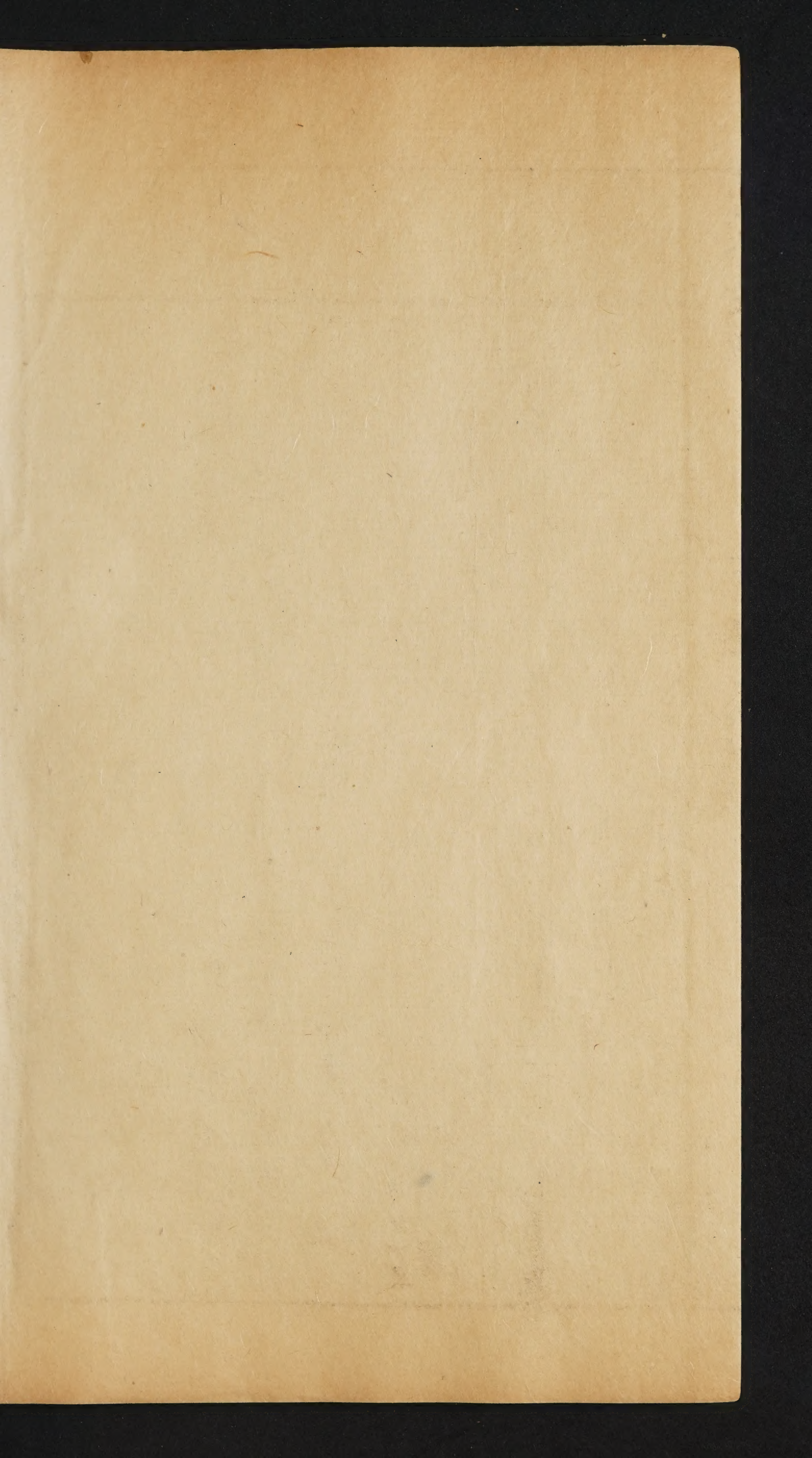










此文布辭結構鏤劃精工尤妙在無字不韵

交質失禮甚于問鼎下堂

君子曰以下是左氏借辭諷諭故只就質之無益上曰信曰禮覃發言外正不

周鄭交質 隱公三年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武公桓公子莊公武公子卿士執政之官言父子秉周政）王貳於虢（虢西虢公平王欲分政於虢公不復專任鄭伯）鄭伯怨王（伯即莊公）王曰無之（無分政於虢公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平王）周人將畀虢公政（成平王意）四月鄭祭足帥師（祭音蔡祭足即祭仲鄭大夫四月即今二月）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溫河内縣成周洛陽縣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芟踐之也）周鄭交惡（兩相疾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明恕行其事要結以上下大小之禮節雖不交質誰能離其交）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山谿爲澗通川爲谿）

必以不辨名分賤之

調好收句勁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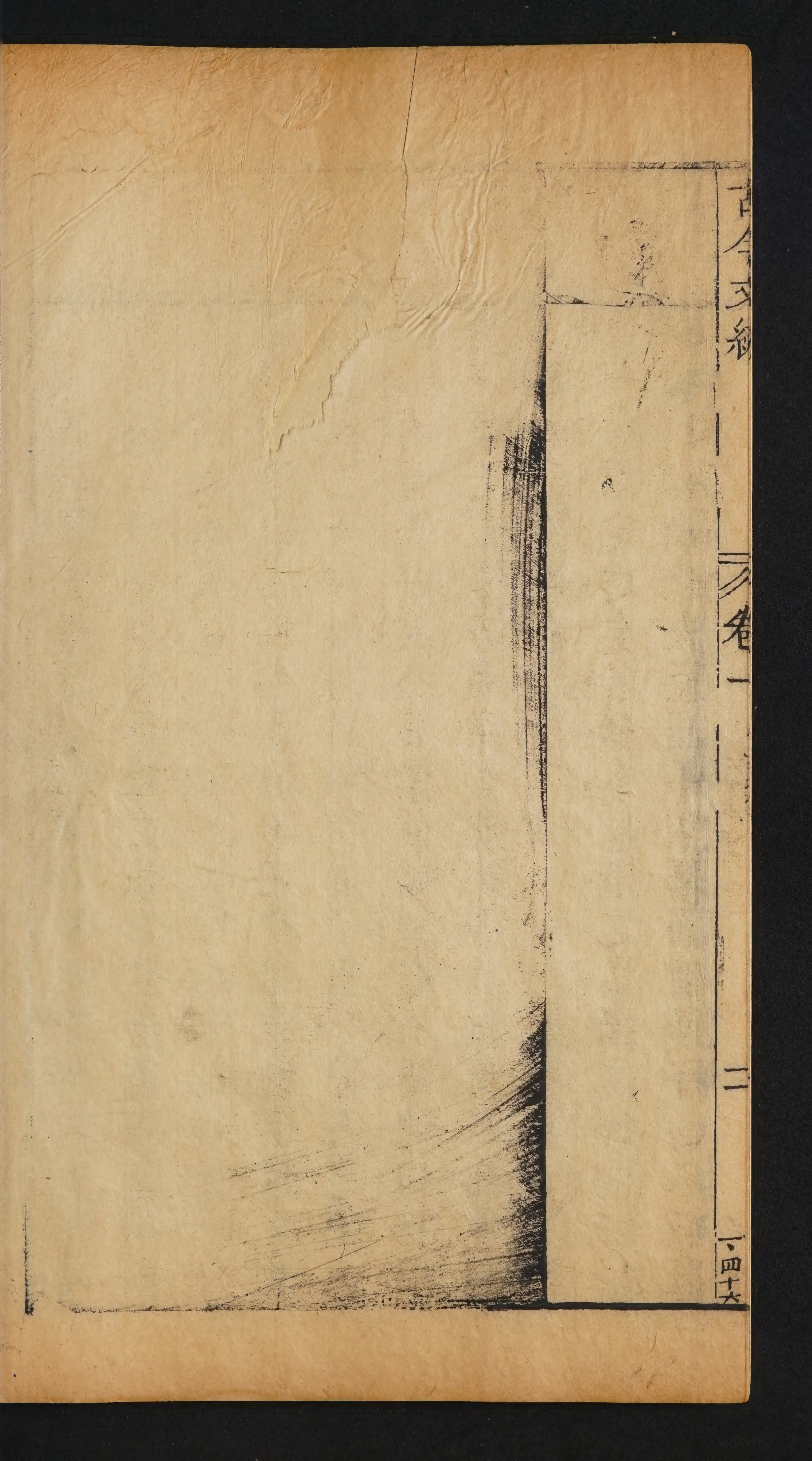
方池爲沼小者爲池毛艸也蘋蘩蘊藻之菜蘋大萍蘩皤蒿蘊藻聚藻皆可爲菜筐筥錡釜之器筐方筥員皆竹器錡有足釜無足皆金器潢汙行潦之水潦音老潢汙停水行潦流水可薦於鬼神薄祭也可羞於王公羞進也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風國風蘋蘩義取不嫌於薄禮雅有行葦泂泂音迥酌雅大雅行葦篇義取忠厚也泂酌篇義取雖行潦可祭祀昭忠信也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可用

呂祖謙曰周天子鄭諸侯也左氏並稱周鄭無尊卑之別矣周亦不能無罪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巽懦暗弱反爲虛言以欺其臣固已失天子之體矣

及其甚至於交質尊卑之分蕩然矣鄭亦何所憚哉温之麥洛之禾宜其稛載而不顧也

張以忠曰天子諸侯分誼不可隕越全在乎禮周惟不能以禮馭鄭鄭惟不能以禮事周故一旦綱紀蕩然遂敢於交質而無疑耳左氏前後結撰反覆不慭禮字似亦不失劑量而辭更卓絕

又曰此論斷制毅然矩度劃然音韵璆然神彩淵然奇絕之筆千秋逸響



推原事之始語極風神詞極莊雅自是千秋絕調
衛莊溺愛而使內寵僭嫡孽子害正石碏之諫足以悟矣愎而弗聽辨之弗蚤貽禍後嗣嗚呼悕哉
語簡意悉
驕奢八句如輕燕受風然有筆姿
寵而不驕以下章法句法

石碏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故國人憂之）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親幸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謂驕奢淫泆乃邪之所自起而所以有此四者緣寵祿之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言將立爲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祿寵而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

俱高

六逆從寵祿適來碏蓋逆知州吁之必弒也

而能眕者鮮矣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眕音軫重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明年州吁弒桓公完石碏卒能殺州吁以復君之讐又併其子殺之故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眞德秀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碏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也碏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穆文熙曰自古驕子未有不敗碏言愷切可謂後世

之鑒至于借力于陳以誅州吁尤可謂有
權

張以忠曰莊毅名確栗然嚴正而風神雋婉筆法精
潔尤覺韻而古

又曰按戴嬀陳女桓公本陳所自出故雖陳衞
方睦而石碏一告遂得藉手覲碏始而諫
既而老終而卒復君讐非具深識而濟以
忠貞者曷克能此



叙事典贍氣莊而辭亦正

納民軌物句一章綱領下面軌物及威儀文章與此應

前疊用三謂之字此疊用三而字文法錯落可誦

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器軍國之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講習大事以準度軌量乃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采乃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獮音癬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于農隙以講事也各因農事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四時講武三年復大習出治其事禮畢則整旅而還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于廟以數車徒器

句法新整

篇末收掉有游魚出水之趣蓋以文爲戲者

禮字正收煞上軌物字

（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入則在後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俎宗廟祭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所親也）公曰吾將略地焉（略總攝巡行之名）遂往陳魚而觀之（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他竟故曰遠地）

胡安國曰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令隱公怠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納

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
禮也

眞德秀曰僖伯所陳皆先王之典法人君之一遊一
豫其可輕也哉後世本記書曰某日畋于
某所某日獵于某地者其得罪于先生甚
矣

張以忠曰陳軌物述古制語語引君當道忠誠懇惻
溢于言表

又曰典實莊雅之文而首尾起伏張弛特妙



鄭莊公此舉看他命許叔數語自是氣度從容左氏謂其有禮不爲無見

引過之言惻然動人

四乎字句法掎相映

長句勁鍊最有濃色

凡四五轉折而錯綜有法

莊公戒飭守臣　隱公十一年

鄭伯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曰。天禍許國。鬼神寔不逞于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惟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羣臣共給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隱元年出奔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言天加禮于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茲此也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

膾炙人口

聊以固吾圉莊公自利之心不覺發露

此下戒之之詞

調絕工鏗然有金石之音

此禮字根上禮字來

相從也 降降心也 無滋他族寔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 潔齊以享謂之禋祀謂許山川之祀 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 圉邊陲也 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 鄭亦周之子孫 夫許大岳之胤也 太岳神農後堯四岳也胤繼也 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 刑法也 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

人。我死乃亟去。可謂知禮矣。
人之無累後人

趙伯循曰諸侯無王命入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
夫守之不容誅矣左氏以爲有禮是長亂
階也

汪道昆曰鄭莊公見齊魯相遜亦不敢自有許國故
奉許莊弟與之其詞溫栗可挹

張以忠曰入許之役齊魯無功故以與鄭鄭不敢恃
巳之功而私爲已有亦是存亡繼絕美事
君子善善樂其終取節焉可也



郜國所造器故繫名于郜得非其有之謂取不受而強致之之謂納

昭德塞違句一篇綱領清廟以下詳言昭德之實從昭德句連下數個昭字其文纍纍如貫珠

臧哀伯諫郜鼎 桓公二年

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宋華督弒殤公以前所取郜之鼎行賂魯桓公受之 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邪也 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 大路越席。祀天車越音活結草為席 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粢食不鑿。黍稷曰粢不精鑿 昭其儉也。袞冕黻珽。袞衣九章冕冠也黻蔽膝也珽玉笏也 帶裳幅舄。幅音逼○帶革帶裳下衣幅束其脛所謂行縢舄複履也 衡紞紘綖。紞音端紘音宏綖音延○衡維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之上覆者 昭其度也。藻率鞞鞛。率音律鞞音丙鞛音崩○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佩刀之削上飾曰鞞下飾曰鞛 鞶厲游纓。鞶音盤游音留○鞶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末垂

夫德句總承

此下言滅德立違之失

只就鼎上引事証

者纓馬之飾　昭其數也火龍黼黻上衣下裳之飾　昭其文也五色比象車服械器之色象天地四方示器不虛設　昭其物也鍚鸞和鈴鍚音揚四者皆鈴類鍚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　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晝日月星于旗　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

收掉句與上
應終不離德
字違字

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眞德秀曰桓公本以弑立故不復知宋君弑立之惡
　臧哀伯之言始若平緩至滅德立違以
　後乃始句句激切諭事體當如是

穆文熙曰宋華督弑殤公以郜鼎賂魯桓公會諸侯
　立督以成宋亂不義甚矣故臧孫謂之滅
　德立違可謂切當且其寘鼎廟中周公魯
　公其謂之何悖逆若此宜有彭生之禍

張以忠曰魯桓弑隱自立罪同宋督至受賂立華氏
　貪縱甚矣哀伯此諫名義聳切足令簒逆

者瞿然而省

又曰鼎彝之色黼黻之章鸞和之音金石之筆典而法古而韵鎔裁斟酌出自神工、

文如層瀾疊嶂而又潆廻阜轉以極奇觀

語極精鍊章法更佳

先成民處是一章關鍵

季梁勸脩政 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求與之平）軍于瑕（瑕隨地）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主其成）王毀軍而納少師（示弱）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小國有道大國淫亂）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正辭不虛稱君美）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詐稱功德以欺鬼神）臣不知其可（可以敵楚）也公曰吾牲牷肥腯（腯音盾牷純色完全腯亦肥也）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

此故事接得緊後一故字接得緩疊下數箇謂字作波瀾

所謂馨香句總收上文血脉故務其三時以下再申前意總之不離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一句大旨

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瘯音蔟謂其備腯咸有也謂民力完則六畜大而無疥癬備而無闕少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醴音禮嘉栗旨酒有嘉善惆慄之德以將其美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五倫之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不和故神無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于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穆文熙曰季梁能識兵勢而其言深遠合道可謂賢
臣使隨能始終用其言不爲少師所誤其
能遽滅于楚哉
張以忠曰修政勤惰乃國家興替之本篇中忠于民
而信于神等語可作千古廟謨
又曰卓鍊典雅高古盤鬱而前後結撰處筆力
陡健精神振舉



傳例曰無鐘鼓曰侵有鐘鼓曰伐

此章問答剛而不撓柔而不抑雍容辨折爲古今辭命絶品

敷詞峻烈深得問罪之體

者以憑陵中夏僭稱王號

楚屈完對齊侯 僖公四年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亦不相及。喻齊楚相去之遠。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周成王時使召公奭命齊太公。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南巡狩濟漢船壞而溺。對曰。貢之不入。

責之楚必無辭

以此衆戰二句伯略矜張猶可槩見非德以將之宜屈于屈完之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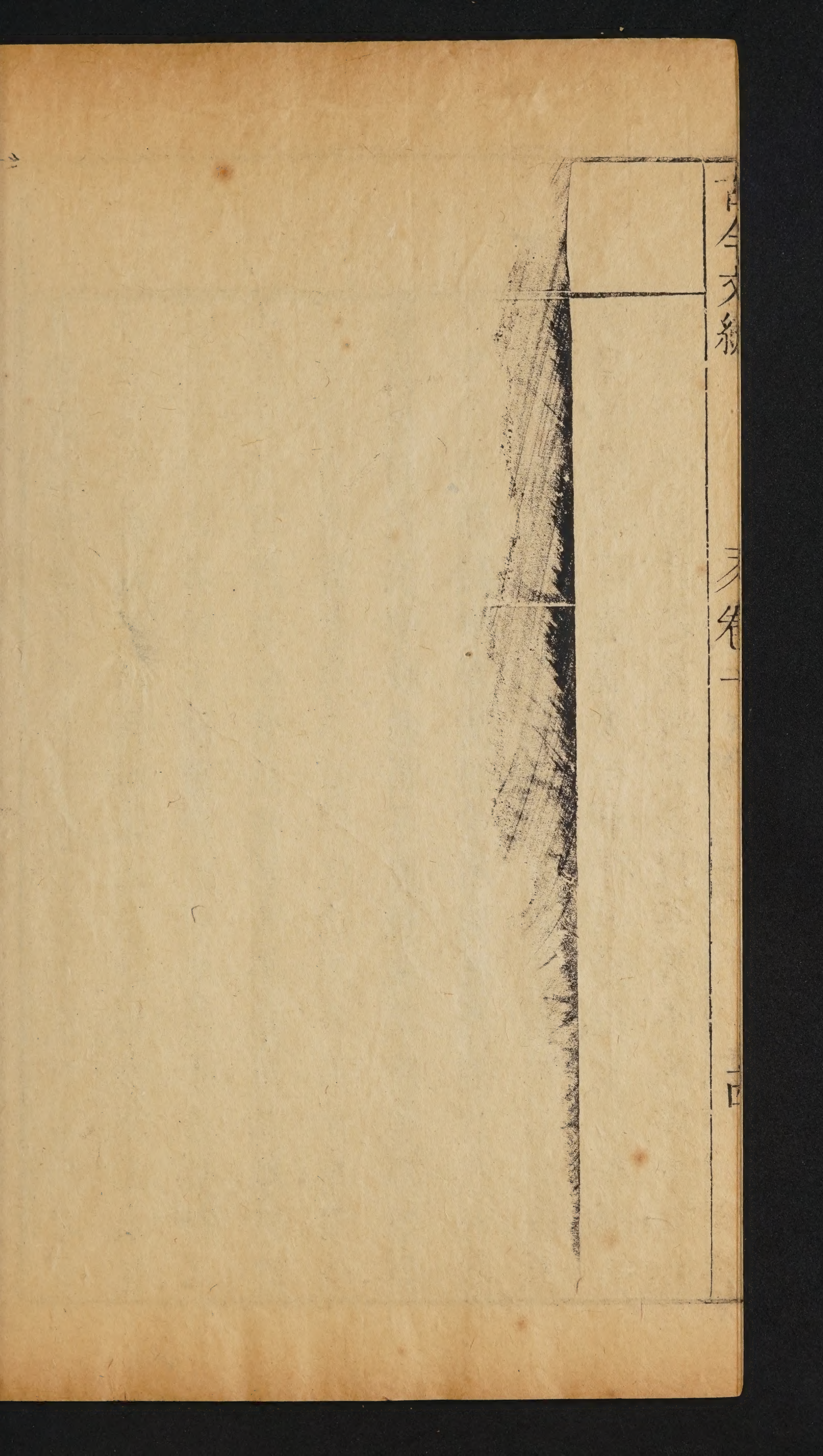
屈完之對纔數語耳皆足以折服齊侯之心蓋善于辭令者

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故復進師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載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

屈完及諸侯盟

呂祖謙曰伐楚之役若直指其不共職貢而討之楚必知罪乃求昭王不復之事以大吾出師之名抑不知膠舟之禍年逾數百茫昧不可考楚安肯坐受其責乎此所以來水濱之侮也

張以忠曰以兵勢脅楚固是齊桓失策然竟不戰而楚頫首就盟儘自有大機權在



警鑿可聽

解晉豈害之惑言言破的且詞語激烈英氣襲人

宮之奇諫假道 僖公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晉心無厭不可開啓）寇不可玩。一之爲甚。其可再乎。（爲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輔頰輔車牙車）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太伯于周爲穆穆生昭故太王之子爲昭）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昭生穆故王季之子爲穆）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言虞之親能勝于桓莊乎而晉乃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

左傳

此下句句不離德字正破神必我據之惑

句法遒勁

宮之奇識去就之義

之族皆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蔡仲之命又曰君陳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非以黍稷爲馨香惟以明德爲馨香又曰旅獒民不易物惟德繫物民不易物以祭而神有享有不享者蓋惟以德爲儀物也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言虞之鬼神豈不享其祭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不及臘祭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言晉之滅虞只在此一舉虞當隨虢而俱亡不必再舉兵也

穆文熙曰桓叔莊伯二句足破其愚然而虞公竟不
信者迷于利也利令人昏信哉
孫應鰲曰輔車脣齒之喻至矣不聽乃謂爲同宗不
害滅虢何愛于虞即至愚亦必知警矣不
聽乃謂事神豐潔昏迷至此不亡何待
張以忠曰晉知虞有宮之奇而敢行其謀以奇暱于
君諫必不聽耳可見人臣必爲國家重臣
而後諫行于君敵國不敢窺而伺也可不
慎諸
又曰此文精神警動全在虛字助語變化入妙

盤旋有神而結搆布置雍和嚴整世人循

習其饲莫知玩索其巧

此段問答錯綜變化妙不可言

風神在不和二字骨節在不憚征繕四字

述君子小人處凡三解文法亦三變

晉陰飴甥對秦伯 僖公十五年

秦伯伐晉戰于韓原以背施閉糴故秦獲晉侯以歸在秦三月而許之平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立太子圉爲君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無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三施不報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謂還惠公秦可

二而執之以下則陰飴甥自致之言

以霸納而不定言初納之而今執之廢而不立因遂廢之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晉侯歸

汪道昆曰呂甥述小人之言征繕立圉蓄有餘不盡之威而君子則爲晉引過動秦伯不忍之心以小人之言恐之以君子之言款之辭命之善無以踰此

張以忠曰說君子小人不和正是和處便見得晉未可圖至貳而執之等語辭更婉曲令秦伯不能不動

敘事最有源委

襄王伐鄭富辰固諫之襄王召子帶富辰實導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見子帶之禍周人所以痛恨之也

富辰諫以狄伐鄭 僖公二十四年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咸同也二叔夏殷叔世）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郕音成郜音告聃音丹酆音豐郇音旬）文之昭也邘晉應韓（邘音于）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祭音蔡）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

棄嬖寵而用三良指照賢字

不類善也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韡音委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棠棣之華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然光明乎凡今之人豈有如兄弟者乎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鬩音蘖外禦其侮言兄弟設有不幸鬩狠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親隣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武公捍之惠王出奔厲公納之又有厲宣之親鄭始祖桓公友厲王之子宣王之弟棄嬖寵殺嬖臣申侯寵子子華而用三良叔詹堵叔師叔于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

兩寫鄭狄文勢照應

今周德既衰以下總鎖

報施德怨可鑿千古

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道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尤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變二公所爲）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謂子弟叔帶之亂）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

茅坤曰富辰之諫可謂激切王不能聽以及子帶之禍不有晉文孰與與陽樊之甲哉

張以忠曰鄭入擅伐同宗且逆王命執王使無王已甚但周室既卑之日不應以戎狄棄宗親耳況又廢忠言娶狄女以階禍亂何無遠慮至此鄭氾之奔宜其及也

國語磬作罄註言魯府藏空虛但有椋梁如懸磬然近之

只從先齊故蹟上說起真足聳聽而精神全在世世子孫二句既以大義感之又以盡職歆之人未有

魯展喜卻齊師 僖公二十六年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竟音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不敢斥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縣音懸野無青草。蔬食之物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有不和協者則會盟以圖謀之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昭明太公夾輔之舊職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

不從之者可謂有辭

先君謂太公桓公

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敢聚衆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魯人皆曰孝公豈其嗣位方及九年而肯棄先王之命廢太公之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穆文熙曰先王成命桓公霸略當令聽者感動鼓舞不待詞說之畢矣

王錫爵曰魯退齊師而已師于楚是魯以先王之命規齊而又自犯先王之命也

張以忠曰說到桓公霸畧處議論精切尤足令聽者聳動汪司馬以爲辭令神品當矣

寗武子之仕衛納槖饘薄醫酖盟宛濮夫子稱其愚不可及信哉

遒婉

看他降心二字何等溫婉

兩說居者行者何等委曲回互

武子當國家多難之際而忠貞不二以衛其君倘所

寗武子盟宛濮 僖公二十八年

衛侯出奔楚（晉文公伐衛衛侯請盟晉弗許衛人出其君以說遂奔）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咺音喧○攝君事以受盟踐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元咺之子）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人復衛侯寗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成公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恐居者行者不和協）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誘掖中心之天理）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無恃勞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

謂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者乎

結句奇古

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及）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李東陽曰果當日之誓辭乎抑左氏之載筆乎字挾風霜入人心腑

張以忠曰衛成出奔實繇君臣不協迨反國而居者懼罪則内變安保不生微甯子此盟成其危矣誓辭款至千載下尚足動人忠悃

明伐鄭之爲報施

動人處不消幾語如鄭亡子亦有不利焉一句自能得武首肯

造語精而指利害透

鄭燭之武說秦伯 僖公三十年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晉侯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懸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秦在西鄭在東晉居其間設使得鄭以爲秦鄙尚隔越晉）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鄰謂晉也言秦雖得鄭必爲晉所有）鄰之厚君之薄也若

述許君焦瑕正見晉不可與同事

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納惠公許君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而夕設版焉一濟河而歸隨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言晉必滅秦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閔如霖曰條陳利害昭若指掌紆徐曲折更足動人

張以忠曰伐鄭之役晉自修怨非秦本意而又不利于秦秦師安得不返旆且戍鄭乎厥後尋戈釁繇此啓而秦晉權詐相傾亦略可見

在德不在鼎一言而周鼎重于葛鈞夏之方有德也以下正見在德不在鼎

凜然正論

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　宣公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禹之九鼎三代相傳以爲寶楚之問示欲偪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于鼎百物而爲之備見其形而預爲之備使民知神姦知鬼神姦邪情狀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佑桀有昬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昬亂雖大輕也天祚明

成王定鼎于郟鄏以下見天祚明德有所底止皆所以折不臣之心

德有所底止。自有極至之時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李東陽曰讀休明昏亂數語可起黼扆修德之思讀天命未改一語可折奸雄窺覬之萌

穆文熙曰楚子問鼎甚于晉文請隧周臣能以德折之所以周雖衰而猶能延一綫之脉

張以忠曰當時寔是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且宗盟尚盛故楚子未敢遽窺耳不然觀兵周疆果何心乎而王孫滿數言遂足折服之也

議論能品昔歲章法首挈下文綱領下段段變化迴應
二者立矣以上言德刑不易
政有經矣以上言政成不易
事不奸矣以上言事時不易

晉士會論還師 宣十二年

會聞用師（會隨武子名）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則是國强甚不可敵也）不爲是征（爲去聲言征伐爲有罪不爲有禮）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音皮）勞君無怨讟（音讀謗也）政有經矣（常也）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商農工賈（音古）不敗其業（各得其業無有敗缺）而卒乘（去聲步曰卒車曰乘）輯睦事不奸矣（奸犯也）蔿（音偉）敖爲宰（蔿敖即孫叔敖爲宰爲令尹也）擇楚國之令典（令美也）軍行右轅（在軍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左追蓐（音辱在左者追

能用典矣以上言典從不易

禮不逆矣以上言禮順不易因總括上不可敵何

求草蓐爲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爲主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幟中權中軍制權謀後勁後以勁兵爲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敕令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疏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去聲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

結法古雋

取亂侮亡言亂者取之亡者侮之兼弱也汋曰汋音勺周頌勺詩於鑠王師於音烏鑠舒若反美也遵養時晦武王能遵天之道養其時晦須暗昧惡積而後取之也耆昧也耆致也致討於昧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張以忠曰篇中每段關照此古文排調之始也極鎔錬淵古而絕不板相章法變化妙極神工



此章法自尚書變來流動中却自蒼渾蒼渾是古法流動是變法

皇戌言是可伐有四節意後欒書分破之

此段應上驟勝而驕句

欒書不輕敵 宣公十二年

晉師在敖鄗之間（敖鄗二山）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鄭以兵繼其後）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時佐下軍）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于讀吁咨嗟而言）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此訓民之言）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此訓兵之言）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

左傳

此段應上其師老矣句

此段應上而不設備句

此段應上鄭師爲承句

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音曠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乘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師叔潘尫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

李東陽曰晉不能討陳亂已失三綱軍政之本乃欲

恃力以爭鄭不知楚莊既討陳亂則師出
有名而所以拖于晉者又各中其節晉以
林父之將加以先穀諸帥、不相和協安所
勝之欒武子之論、可謂知己知彼、計不失
本末者矣

張以忠曰蒼鍊嚴古警拔精工文法可謂極整勁矣
而風神含映其間、辭調兩絕



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與

楚子論不爲京觀 宣公十二年

丙辰。楚重至于邲。重輜重也 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 而收晉尸以爲京觀。京音勤。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文字 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 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耆音旨。武頌篇名耆致也言武王誅討致定其功 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三三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 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

翻應七德明確文法亦變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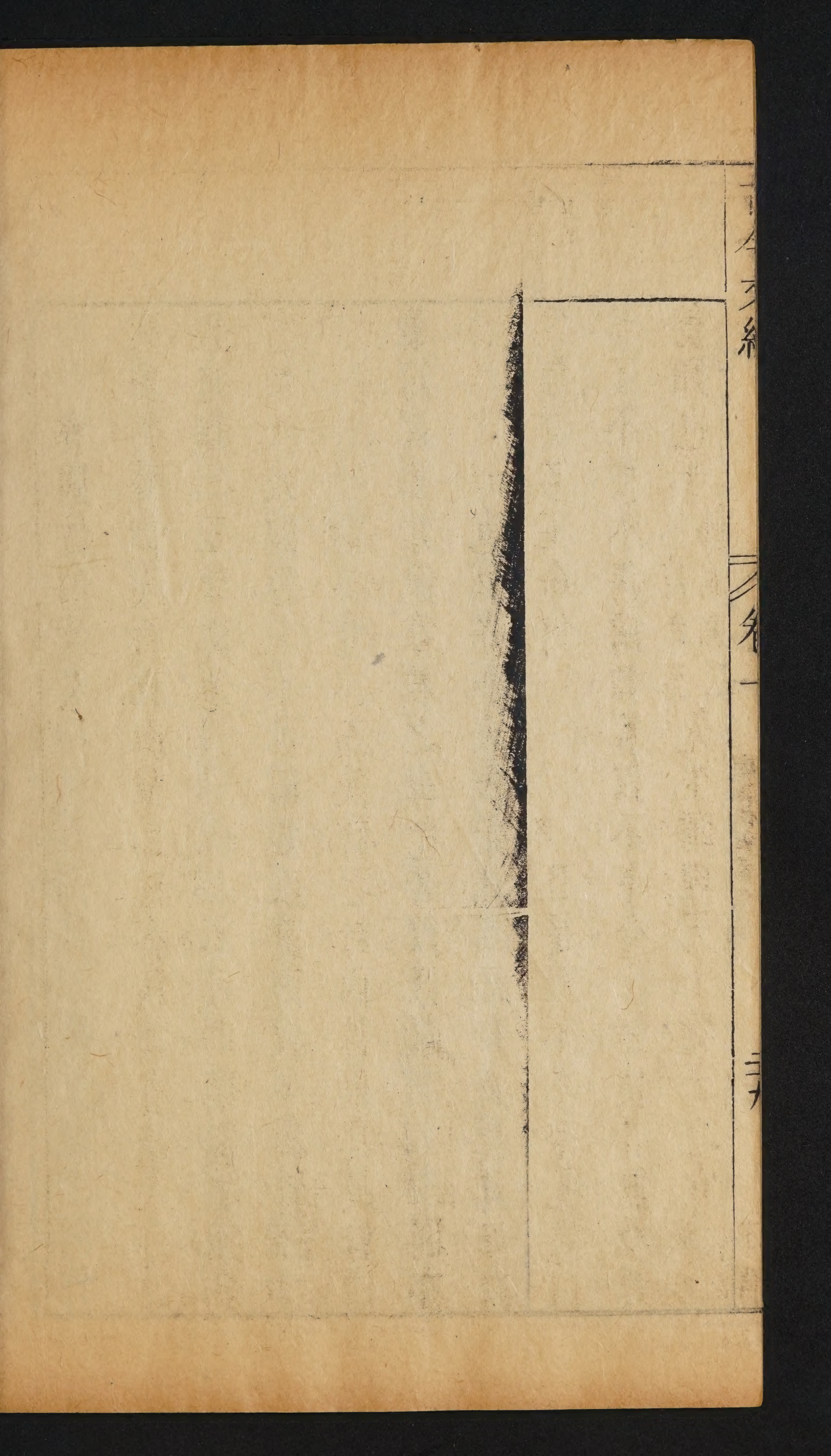
克敵而歸不以爲功而且以自咎楚莊其賢矣哉

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彊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

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穆文熙曰楚子之言可謂遠慮而志不在小者也所以敗晉而成霸後世秦皇漢武胡不講于斯言乎

張以忠曰楚莊不為京觀一事雖王師何以加茲桓文霸業載在簡冊反未必如此醇正



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故賂其退

對語工絕練而勁

首段辯其必以蕭同叔子爲質之非而以非德類斥之

齊國佐對晉人 成公二年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國佐賂以紀甗音彥玉磬與地甗玉甑滅紀所得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同叔蕭君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云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若論齊晉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先王以孝治天下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賜同類不以孝德先生疆理天下物土之宜種物各從

次段辨其使齊封內盡東其畝之非而以非先王之命斥之

反先王二句接上說何以為盟主句最儆動人

此段言晉寔有闕無害于諸侯而以布政不優斥之

氣壯

（土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東南其畝（或南或東皆順其地勢之自然）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便于伐齊）無顧土宜（不顧齊人土地之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之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述齊侯言）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不敢言戰）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

此段言求成不得則有戰

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也喻敗軍之餘背城借一背齊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言齊幸而完全之時尚且從晉命以必戰況其不幸敢不惟命是聽況今不幸而將敗亡敢不戰乎亦必死戰唯待晉命耳

余有丁曰齊國喪敗之餘國佐猶能直辭抗敵卒以安全毋亦晉君之母之言動其同類之心而非先王之命與收合餘燼足以懾其氣也

張以忠曰國佐對辭溫婉而實峻厲晉雖強不能不爲義理所屈



敘最有味見楚歸罃幷其本心以罃父佐中軍也

曰誰敢怨曰誰敢德曰不知所報曰所以報也一篇血脉自相聯屬渾然天成臣怨君德分

晉知罃對楚子 成公三年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晉知罃晉射殺楚襄老囚穀臣至是歸于楚以易知罃于是荀首知罃之父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馘音國俘囚也馘割左耳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言二國本不為己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

貼得好四語合上怨德詞甚緊嚴

此段凡三轉詞氣從容慷慨

晉未可與爭一掉尤可玩未與篇首照應且見左氏深文處

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于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知氏之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繼祖宗職位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職事其弗敢違遇楚將帥不敢違避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茅坤曰共王四問而罃四答不亢不隨能重本國而不失隣好詞極渾涵

穆文熙曰辭令雖正殊欠委婉終不若文公避三舍之爲得也

張以忠曰關合際嚴辭極精鍊神品

